法言義疏

法言義疏六

吳　汪榮寶撰

問道卷第四〔注〕夫道者弘乎至化通乎至理也本篇皆糾繩諸子之語自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至未若父母之髓也多論道家之失狙詐之家一章論兵家之失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至如申韓如申韓論刑名家之失莊周申韓以下又雜論諸子也

法言　李軌注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注〕萬物由之以通　或曰可以適它與〔注〕言道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它道君子正而不它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者說文通達也塈道無所不通猶大路無所不達太玄達次五達于中衢大小無迷測曰達于中衢道四通也可以適它與者大學鄭注云它技異端之技也按訓道既無所不通則亦可由是以通於百家之觀藝文志云易曰天下同歸而

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然則諸子之言本由聖人之道而出爲聖人之道者何不可通於諸子之術耶它世德堂本作他下同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云云者此孔子之志春秋之義也孔子作春秋口授弟子大要在乎法堯舜述文王故開宗明義既繫正月於王明人道之始而終書西狩獲麟以比堯舜之隆鳳皇來儀弟子傳其義則於篇首述之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於篇終述之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也與明乎經世之事太平之效非三聖人者莫與歸也子思述其義於中庸則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鄒注云此以春秋之義明孔子之德是也故序錄尚書則託始二典而於匡人之厄又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孔子之志可推見者如此自餘衰周諸子若農家者流爲神農之言道家者流爲黃帝之言墨家者流爲夏后氏之言拾堯舜文王而依託古聖別立宗旨則莊生所謂非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子雲所謂它道也

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注〕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注〕塗

川皆形曲也此亦因形以取譬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
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注〕以諭經學通於聖道
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注〕大解曲通歸正之
義或問道集注引宋吳本無道字故宋吳皆以道若塗
若川云云爲或問之語而下無荅文乃子雲鄙或人
之問非所問而不應也此因緣誤文妄自生義無異郢
書燕說矣東航混混者廣雅釋訓云混混流也不捨晝
夜論語子罕文此喻道之不可須臾離也或曰焉得直
道而由諸音義天復本無或曰二字焉於虔切下以意
求之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云云者說文𡕾中國之
人也按經傳以爲中國之稱隸省臼作夏通諸夏之諸義
如於儀禮鄉射禮鄭注云諸於也由諸之諸義如之士
昏禮記注云諸之也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
音義天復本無或曰二字按與上文同皆二人之詞而
中省曰字例說詳古書疑義舉例各本有或曰字義較
易明又按音義兩出此文或曰云云次請問禮莫知之
下天與之上是其所據本此章當在焉以爲德之後或
問天之前今本移此蓋校書者以與上章同是問道故
使以類相從歟　注此大解曲通歸正之義按司馬云楊

子設爲成人童孺以結上意耳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注〕不可無之於一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注〕五者人之天性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注〕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美備則混爲聖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全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者全體謂之身後文云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明之身爲大名體爲小名說文身躳也體總十二屬也段注云首之屬有三曰頂曰面曰頤身之屬三曰肩曰背曰尻手之屬三曰厷曰臂曰手足之屬三曰股曰脛曰足是許以體爲大名身爲小名通與此相反按爾雅釋詁云身我也墨子經上云體分於兼也然則全謂之身分謂之體經籍相承以爲通詁許君此解有異常行也道以導之云云者管子君臣云道也者上之所以導民也釋名釋言語云道導也所以通導萬物也說文導引也樂記云德者得也釋言語云德得也得事宜也中庸云仁者人也鄭注云人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春

秋繁露仁義法云仁之為言人也中庸又云義者宜也釋言語云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禮器云禮也者猶體也釋言語云禮體也得事體也合則渾離則散者音義則渾戶昆切按列子天瑞云氣形質具而未相離謂之渾淪渾即渾淪之謂說文㪔分離也經典通用散太玄玄攡云其所循也直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亦渾散對文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者此證也明合則渾之義道德仁義禮稱名不同而施於事則一猶人之四體所處各異而運行則通差別道德仁義禮而去彼取此猶欲分析四體用其一而殊其餘也老子云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是道家分道德仁義禮為五等道為上德次之仁次之義又次之禮為下此文即所以明彼說之非者也　注五者人之天性按司馬云天性自然不可增損　注四體至身全按弘範此注循文釋義雖未盡楊旨而大體不誤陶氏鴻慶讀法言札記云人即上文人以仁之之人禮記中庸篇仁者人也鄭注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是人即仁也四體指道德義禮言之道德義禮以仁為本故曰以一人而兼統四體也不知此文以四體譬道德仁義禮乃從不可分離之義為言非以四體分配此五事必膠執數目以求符合斯亦惑之甚矣

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注〕作爲也莫知爲上之樂爲下之苦請問禮莫知〔注〕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注〕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化於下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注〕禮如體無體何得爲人無禮何能立德德表者說文表上衣也引伸爲凡外著之義司馬云問有德之人在上其治化表見於外者何如莫知作上作下者莫知作爲句上作下爲句作作與下韻蓋古書有是語子雲引之以證德表之說也作者興起之謂康誥有云作新民孟子云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即此文之義言莫知所以興起而興起者乃上之有以興起其下也請問禮莫知音義天復本作請問莫知按此承上文而發問不得有禮字當以天復本爲正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者大戴禮禮樂云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矣聘射之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盈溢之敗起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之徒衆矣凡人之知

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正堅如金石行此之信順如四時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爾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孔氏廣森補注云先王之治天下戶戶而賞之不能徧也人人而刑之又不可勝誅也是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喪祭之禮作其孝以射鄉之禮作其讓以朝覲聘享之禮作其恭天下弃然知天子之意曰禮於死者尚不忘也況生存乎禮於它人之長尚如此其敬也況君父乎是故示之以恭則不臣者愧示之以讓則不弟者恥示之以孝則不子者悔此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之設也執若無禮而德者此道家言也老子云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莊子馬蹄云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為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前文言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故設此問謂執若行德而民性自得之為至也禮體也云云者僞者之意以禮為德之本樂人緣人情以制禮成而後德生滿緊辭云是故履德之基也侯果云履禮蹈禮不倦德之基也荀子勸學云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是

禮爲德體無禮是無體也故曰人而無禮焉以爲德注作爲爲也莫知爲上之樂爲下之苦按此增字爲解而於上下文義仍不相協恐非楊旨注言已有禮制則有尊卑按此據誤本作義殊不可通疑出後人增益非弘範箋文也

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與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前文以道德仁義禮爲天故設此問音義天與音余無爲之爲者寘公問云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荀子天論云不爲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爲天職本書孝至云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按於事逸者無爲也於道勞者無爲之爲也彫刻衆形者匪天與者莊子大宗師云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又天天道云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之謂天樂物刻而彫之御覽一引作物物刻而雕之

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注〕可以止奔競訓饕冒之人

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注〕老子之絕學蓋

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雲豈其異哉夫能統遠旨然後可與論道悠悠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耳無取焉何者不得以之為教也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云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乃陸德明老子道德經釋文老子姓李名耳河上公云名重耳字伯陽陳國苦縣厲鄉人史記云字聃又云公仁里人又云陳國相人也四書釋地又續云苦縣屬陳後老子生長時地尚楚未有陳滅於惠王在春秋獲麟後三年孔子已卒況老聃乎史記冠楚於苦縣以老子為楚人者非也梁氏玉繩史記志疑云相考葛洪神仙傳謂楚苦縣人隸釋邊韶老子銘謂楚相縣人春秋之後相縣虛荒今屬苦在賴鄉之東渦水處其陽竝仍史誤而晉皇甫謐高士傳云陳人陸氏經典序錄云陳國苦縣厲鄉人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玉格篇云老君生于陳國苦縣賴鄉渦水之陽九井西李下固

未嘗誤又云老子是號生即皓然故號老子耳其名聃其字非字伯陽索隱本作名耳字聃無伯陽謚曰四字與後書桓紀延熹八年注引史合幷引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陽非正老子號伯陽父此傳不稱則是後人惑于神仙家之傅會竄史文按梁說是也傳楚苦縣字亦後人妄改曾子問孔疏引史記作陳國苦縣證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者前文云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則道德本儒家所同言故有取也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者晉義搥都回切奮本竹從手擿也提徒計切亦擿也漢書音云以博局提與太子按廣雅釋詁云搥擿也擿擿同字老子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又云絕學無憂藝文志云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注老子至教也按此與前篇論莊注義相同所謂右道左儒乃晉人風尙然也

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它則否〔注〕焉安也開發也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注〕日月齊明

覩其文者不下堂知四方闚之闚然不覩牆之裏〔注〕不

開聖卷論無所見吾爲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明者前篇云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者

覩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瞭謂不見聖人之道猶不見日月此又申其義謂欲自求光明者捨聖人之言則不可得也仲尼燕居云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開明卽發矇之意言開矇以爲明也它則荅者音義則荅音聆僉云荅當讀爲荅說文竹部荅車荅也釋名釋車曰荅横在車前織竹作之孔荅荅也此言惟聖人爲可以開明其他則如車荅然所見者小矣按僉說是也荅荅古字通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闇然不覩牆之裏者音義闚然四庚切閉門也俗本作闇然誤諸本皆作闚按此承上文而言開之謂開明閉之謂閉明也闚當爲闇闇然與廓然相反爲義玉篇闚門扉聲闚以聲言與不覩云云意不相協闇字漫漶故誤爲闚音義所謂俗本者乃舊本之僅存者耳四海喻遠牆之裏猶云牆以內喻近學者能開其明於聖言則廓然可以見至遠苟閉其明則闇然不能覩至近御覽三百九十引作開之廓然見四海之內閉之寂然不覩牆垣之裏　注焉安也開發也按學記開而弗達鄭注云開爲發頭角孔疏云開謂開發事端但爲學者開發大義

頭角而已是開卽發也世德堂本正文它則荅下有開發字此明是涉注而衍可悟舊本此文李注止開發二字在正文它則荅三字之下傳寫者不知荅字之義更誤以此二字與荅字連屬爲文也治平本此注有爲安也字乃後人妄增焉安常訓固無煩解說也聖卷論無所見按弘範意以閑之閑之爲閑卷注不閑掩卷增字爲說於義未安俞云此卽所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上句云閑之鄉然見四海言聖道之大也此云閉之開然不觀驗之奧言聖道之深也是則開之閉之云者謂聖人之言一關一關猶云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說似可通然聖人之道無行不與不得云閉之閑然所謂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乃人自不得其門而入則然非聖人之有所閉而不與人以可觀則謂以此喻聖道之深亦殊未當也

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說文測深所至也段注云深所至謂之測度其深亦謂之測猶不淺曰深度深亦曰深也司馬云宿舊火也按說文宿止也引伸爲留爲積廣雅釋言宿留也莊子徐无鬼釋文宿積久也易大壯王肅注云壯盛也

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注〕

允信　堯典敬數五教馬注云五品之教鄭注云五品父母兄弟子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离作司徒敷五教應劭注云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國語鄭語韋昭注同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尚書大傳云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事創業白虎通號云黃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萬世不易黃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爲世常存故稱黃帝也莊子在宥云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音義疣贅羽求切下之瑞切按說文肬贅肬也疣肬同字段注云贅同綴書傳多贅綴通用綴屬也屬於地上如地之有丘釋名釋疾病云贅屬也横生一肉屬著體也肬丘也出皮上聚高如地之有丘也荀子宥坐云今學曾未如肬贅則具然欲爲人師楊注云肬贅結肉莊子大宗師彼以生爲附贅縣疣又駢拇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字並作疣玉篇有疣云結肉也今疣贅之腫也　注允信按爾雅釋詁文

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

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注〕伏犧畫八卦以敘上下至於堯舜君臣大成也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

太上無法而治此亦道家言也音義而治直吏切下爲治同文選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悠悠太上民之厥初李注云太上太古也莊子天地云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法古非所以爲治者莊子胠篋云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也鴻荒之世聖人惡之者爾雅釋詁云洪大也經傳通作鴻廣雅釋詁云荒遠也白虎通號云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臥之詿詿行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棄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是洪荒之世人與禽獸相近故聖人惡之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者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釋文包本又作庖白交反鄭云取也孟京作伏犧許宜反字又作羲鄭云鳥獸全具曰犧孟京作戲云伏服也戲化也按伏又作慮包又作炮上古語言與後代絕異人名地名戲羲多不可考經典傳寫但取聲近略同譯名故異

文甚多注家各爲釋義皆讖說也路史注引含文嘉云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乃則象而作易又引六藝論云伏羲作十言之教以厚君臣之別又引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然則書契佃漁綱紀人道皆伏犧所創故云法始於伏犧也云成乎堯不言舜者尚書大傳云舜者推也循也言其推行道德循堯緒也白虎通號云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是知舜惟紹堯之法無所改易故言堯卽敍舜矣禮義哨哨者音義哨哨音消又七笑切按音義前一音壺讀爲哨說文哨惡艸貌廣韻哨所交切又音消是也後一音則讀爲枉矢哨壺之哨投壺某有枉矢哨壺鄭注云哨枉哨不正貌釋文哨壺七笑反是也此當以讀哨爲合禮義哨哨猶云治道榛蕪耳堯略韻語

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注〕殷正或曰孰爲中國〔注〕正直北辰爲天之齊今俱偏僻未知誰爲居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注〕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

者土圭測景晷度均也過此而往者人也哉［注］譬八荒之於中國如彼諸子之於聖人如是也八荒之禮禮也樂也者離騷云將往觀乎四荒王注云荒遠也按以四方言曰四荒四維言曰八荒說苑辨物云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則八荒猶言海外矣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白虎通禮樂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也以為禮者身當服而行之夷狄之人不能行禮樂者聖人作為以樂之耳是古有夷樂無夷禮此云禮也樂也者乃就其國俗所自有者言之疑元文當作八荒之禮也樂也不重禮字猶云八荒所謂禮所謂樂耳執是者謂誰為近正中於天地者為中國者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云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所謂中於天地也吳胡部郎玉縉云春秋無通辭於中國夷狄惟其德不惟其人公羊於宣十二年邲之戰曰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於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曰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語尤明顯楊子謂中於天地者為中國意即本此過此而往者人也哉者繫辭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荀爽注云出乾之外无有知之則此文過此而往猶云出五政七賦中於天地之道之外也人也

敬者卽後文云無則貪異則貉言不合以上之道者貪與貉耳貪則非人貉則非中國之人也胡部郎云過此而往者人也哉言此後執爲中國亦存乎其人耳蓋剩并之爲夷狄之行也世德堂本作過此而往無者字注殷正按爾雅釋言云殷中也中正同義注正直至中國按此古蓋天家說也晉書天文志云周髀者卽蓋天之說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是蓋天家以北極下爲地中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注云北極天之中公羊傳昭公篇徐疏引李巡云北極天心也天齊卽天中天心之義齊者臍也朱子語類云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二十七度常隱不見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極如輪之轂如磑之臍又云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是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蒂也此北辰天齊之說地軸北端略當鉤陳座第一星古謂之北辰以識天極亦謂之極星考工記夜考之極星孫氏詒讓正義云北極正中卽天之中古謂之天極又謂之北極後世謂之赤道極然天中之極無可識別則就近北極之星以紀之謂之極星沿襲既久遂并稱星爲北極又謂之北辰北極者以天體言也北辰者以近極之星言也極星繞極四游非不移者其不移者乃天

極耳然則北辰者最近天極之星天極者正對地軸之
處蓋天家以地體爲半球形自不得不以北極直下爲
中央非圍於此無緣名中故據以難儒者之所謂中國
也　注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按大戴禮
盛德云均五政盧注云五政謂天子公卿大夫士孔氏
廣森補注云五政明堂五時之政也五常之政卽明堂
五時之政設文賦斂也五穀之名自來說者各異程氏
瑤田以爲粱黍稷稻麥詳見所著九穀考近儒多從之
桑麻之賦謂布帛之貢子雲司空箴云九一之政七賦
以均　注中於天地者土圭測景晷度均也按周禮大
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
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
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
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
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
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
穎川陽城地爲然江氏永周禮疑義舉要云周都洛邑
欲其無遠天室而四方入貢道里均所謂土中者合九
州道里形勢而知之非先制尺有五寸之土圭度夏至
景與圭齊而後謂之土中也既定洛邑樹八尺之表景
長尺有五寸是爲土中之景乃制土圭以爲法他方度
景亦以此土圭隨其長短量之是景以土中而定非土

中因景而得也盛氏百二尙書釋天云地中之名義不一有一定之中有無定之中有有定而乃無定之中周髀以北極之下爲中此一定之中也今人隨所立以望地平之四際無不適均程子所謂地無適而不爲中此無定之中也二者皆就大地之全體言若以方域爲界論之則一邑有一邑之中一郡有一郡之中九州有九州之中此有定而無定之中也大司徒之地中召誥之土中特云九州之中耳蓋四方分測乃宅洛而後測之非先測之而後宅洛也夫豫爲九州之中何必度景始知卽使不得九州之正中而略差百數十里將風雨寒暑頓異乎如果氣候懸絕若閩廣炎地置設漏天擧人又豈待度景而知不可都哉惟是旣宅洛而後測之制八尺之表於夏至日中求得表景尺有五寸於是土圭之長亦準之凡四方行測皆以土圭爲根數地北則景較土圭長地南則景較土圭短卽今法以緯度定諸方晝夜長短之差也在洛之東者日出早在洛之西者日出遲卽周髀所謂加四時相及今法以經度定諸方時刻之差也由是以四方晷景之加減計里而較之則天下道里之遠近可得周禮所謂以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廣輪之數卽今方輿圖計度以開方之法也若夫多陰多風多暑多寒云者李安溪謂畢譬九州明洛中土耳按江盛二說皆以洛之爲中乃按九州道里形勢言之

非緣土圭測景而得其土圭測景之法乃宅中以後以京師爲本實測四方里差之事非先制此法以求得地以中義甚精綴足正前人之誤至此文中國對八荒而言乃九州之總稱九不得以周禮地中爲說子雲單思渾天已知地爲渾圓既不取蓋天家北極地中之說更無以土圭測景晷度均爲中國之理然則弘範此說不可從也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注〕礙限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注〕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奉也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爲人之由禮樂也

聖人之治天下礙諸以禮樂者礙讀爲凝樂記云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鄭注云凝成也精粗謂萬物大小也然則凝諸以禮樂者成之以禮樂也中庸至道不凝焉釋文本又作疑此以礙爲凝猶以疑爲凝也無則禽異則貉者謂純無禮樂則禽獸之行

或雖有禮樂而異於聖人之所制則亦夷狄之俗也音義則務莫白切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不見聖人之小禮
樂也者莊子馬蹄云及至聖人澶漫爲樂摘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又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又云及至樂人
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道家之小禮樂也墨子非儒云夫儒浩
居而自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機服
勉容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儒學不
可使議世此墨家之以禮樂病儒也執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者司馬云天常卽禮
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御覽三百六十七引此作五常者帝王之筆舌寧有書
不由筆言不由舌也又六百零五引同惟帝王作三王也作耶　注礙限按說文礙止也限卽止之引伸義限
天下以禮樂　蓋禮以防淫樂以禁邪之謂觀雖可通然於義似隘　注天常五常也按樂記云道五常之行鄭
注云五常五行也孔疏云訓依金木水火土之性也論衡問孔云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前文五政之所加
彼注云五政五常之政也然則五常卽明堂五時之政五常爲禮樂之本故爲帝王之筆舌也

十一

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司馬云不贅虧不蓋衍字有餘曰贅不足曰虧言天地之理人物之性皆生於自然不可強變智者能知其可以然則因而導之爾苟或恃其智巧欲用所不可用益所不可益譬如人之形體益之則贅損之則虧矣孟子曰所惡夫智者爲其鑿也俞云凡物用之則虧益之則贅智者以不用爲用以不益爲益用而不用是不虧也益而不益是不贅也文義甚明亦無衍字按太玄玄瑩云故不攖所有不強所無譬諸身增則贅而割則虧此溫公說所本攖卽攖字攖者妄取之謂用所不可用是攖所有益所不可益是強所無攖所有則虧強所無則贅依此爲解故疑衍不字然古人矣字或用如乎字若依溫公說而讀矣爲乎則雖有不字義亦可通曲圖解較直捷然云智者以不用爲用以不益爲益似有語病桑謂此承智也者知也而言有所知而不用則其知若贅有所不知而不益則其知必虧能用人所不用則知不贅能益人所不益則知不虧不知則求所以知之知之則求所以用之此智者之事也

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己宋吳司馬皆作禮由己吳云深知制度之

所爲則禮無不在已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司馬云器械舟車宮室皆聖人因物之性制而用之推而行之苟或識聖人之心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故曰由已今按昔義則禮由已一木作由也明已爲語辭作己者誤也廣雅釋詁云由行也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者言深知聖人制作之意則禮無不行也蓋古者民未知器械以手足役以木石用而已及備物成器以利天下然後物名可得而正地利可得而盡則器械之爲奉生送死之禮之所由生也古者民未知舟車居山知山居澤知澤而已及刳木爲舟剡木爲楫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而後有無可以貿遷盈虛可以劑劑則舟車之爲交際之禮之所由生也古者民未知宮室上者木處下者穴居而已及上棟下宇以蔽風雨而後升降有節內外有別則宮室之爲尊卑男女之禮之所由生也故器械舟車宮室之禮者禮之始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罔不由此知其源則衆流之順得其綱則萬目舉自然之道也

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耾耾久而愈盈尸諸聖〔注〕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傳無窮或問大聲者老子云大音

希聲河上公注云大音猶雷霆待時而動喻常愛氣希言也故設問以論其義非雷非霆云云者雷霆不足以希爲大聲矣聲之大者莫如聖人之言久而愈盈則何貫乎希聲矣說文之霆雷餘聲也張平子西京賦隱隱展展薛綜注云隱隱重車聲音義曰耾耾戶萌切俗本作肱誤宋玉風賦曰耾耾雷聲埤蒼曰耾耾聲貌按說文無耾有谹谷中響也集注引宋奥本作鋐訇谹字霆耾盈聖韻語　注尸主按爾雅釋詁文

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注〕革之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先王之事世相反而其道一也或問道有因無因乎者司馬云黃老之道實因循可則因否則革者司馬云前人所爲是則因之否則變之無常道太玄曰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因而循之與神之革而化之與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之革而能因天道而乃馴夫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物失其基因之匪理物喪其紀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範也矩範之動成敗之効也按玄瑩文

或問無爲曰奚爲哉〔注〕應化而已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

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下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下民之死無爲乎〔注〕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得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爲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爲也

問無爲曰奚爲者論語云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昔虞夏襲堯之爵云云者曲禮孔疏引五經異義云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云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許君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從古周禮義鄭君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湯天子有謚此有士爵甚明云古者無爵失之矣按此云襲堯之爵明亦以天子爲爵稱用孟京易說也大戴禮保傅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盧注云垂拱言無所指麾者也

漢書董仲舒傳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仲舒對曰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舜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迺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按經傳惟云舜無爲而治此云虞夏者今文書說所謂虞夏同科雖虞舜事亦連夏也紹業之後纘紂之餘云云者說文纘繼也經典通用纂臾云湯之武革命應天順人自然有爲之時天下民世德堂本皆作天民無下字注應化而已按卽應變順時之謂淮南子原道云應化揆時莫能害之

或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注〕人以爲太古不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見不聞使之純一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注〕因其耳目而節之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或問世德堂本作或曰太古塗民耳目云云者彖云塗當讀爲斁說文丹部雘下引周書惟其斁丹雘今書梓材篇作惟其塗丹雘是塗與斁通也說文攴部斁閉也从攴度聲

讀若杜經典即以杜爲之尙書粊誓篇杜乃擭周官雍氏注引作斁乃擭是也斁民耳目者謂閉塞民之耳目也若以今字書之當云杜民耳目矣按俞讀是也史記貨殖列傳云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按此雖聖人治天下礙諸以禮樂之說天之聲降生民云云者太玄玄掜云維天肇降生民使其貌動口言目視耳聽心思有法則成無法則不成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者司馬云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皆去之則民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安可得哉注人以至純一按此注語有脫誤當云或人以爲太古無禮樂以禮樂治天下不如絕禮樂云云於義方憭

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注〕值其日新則襲而因之值其敝亂則損益隨時也或問新敝者說文敝敗衣也從巾象衣敗之形引伸爲凡敗壞之稱經傳通用敝或以獘爲之俗字作弊老子云獘則新河上公注云自受獘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故欲問其義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者小爾雅廣詁云襲因也樂記云三王異世不相襲禮鄭

注云言其有損益也白虎通三教云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而復始窮則反本世德堂本益損作損益

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

〔注〕歎無禮也

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注〕兼乎愛敬然後盛其美善

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者釋名釋長幼人始生曰嬰兒或曰嫛婗雜記鄭注云嬰猶鷖彌也按嬰兒嫛婗嫛彌皆連語形容字言人始生不能言語嫛婗然也玉篇引蒼頡篇云女曰嬰男曰兒強爲區別失之孟子人少則慕父母趙注云思慕也說文馬二歲曰駒牛子也按慕謂太古之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至誠無僞何事於禮母懷愛也父懷敬也者道家之說以愛爲誠以敬爲僞莊子天運云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是也然愛而能敬者乃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注兼乎愛敬然後盡其美善按說文懿

嫭久而美也引伸爲凡美善之稱爾雅釋詁懿美也逸周書謚法溫柔聖善曰懿

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沾項漸襟堯舜乎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注〕亡無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注〕失其御則反閉背叛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注〕未足多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音義狙詐千預切又七余切按狙詐疊韻連語古且聲乍聲同部也王氏念孫讀書雜志云狙詐疊韻字狙亦詐也荀子大略云盧

直路作似知而非揚注引趙蕤長短經知人篇云姐者類知而非知直姐竝與狙同狙詐者有似智故曰藍直

路作似知而非作即詐字也按王說是也後漢書黨錮傳序作狙詐萌起章懷太子注引廣雅狙獮猴也以其多

詐故比之也望文生訓失之狙詐之家者兵權謀家也藝文志兵權謀十三家有吳孫子八十二篇齊孫子八

十九篇吳起四十八篇志云吳孫狙詐是也不戰而屈人兵者志又云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

戰孫子謀攻云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音義云天復本無堯舜也三字

沾項漸襟堯舜乎者沾項世德堂本作霑說文霑雨霑也引伸爲凡染之稱經典通用沾說文項頭後也音義

漸襟子廉切按說文瀸漬也經典通用漸廣雅釋詁云漸漬也說文襝交衽也襟襝同字爾雅釋器云衣眥謂

之襟郭注云交領字亦作衿方言云衿謂之交郭注云衣交領也詩云子衿毛傳云靑衿靑領也顏氏家訓書證

云按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沾項漸襟謂頸血也言狙詐之家雖有不戰之名而有殺人之實也銜

玉而買石者其狙詐乎者音義銜音縣買石音古按說文銜行且賣也重文銜狙詐與亡孰愈者亡如字謂敗

亡也言狙詐而勝孰與不狙詐而敗亡曰亡愈者此春秋大宋襄之義也公羊傳僖公篇云宋公及楚人戰于

泓宋師敗績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春秋繁露俞序云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勝不如由其道而敗故春秋貴之將以變習俗而成王化也劉氏逢祿穀梁廢疾申何云春秋貴偏戰惡詐戰以爲彼善於此者正以其信耳詐而勝不如信而敗也皆可證亡愈狙詐之義子將六師則誰使者音義子將子亮切論語云子行三軍則誰與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云云者廣雅釋詁御使也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鄭注云凡言馭者所以敺之內之於善御即御之古文荀子議兵云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楊注云言遠人自爲其耳目又云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此御得其道狙詐作使之事也又云秦四世有勝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御失其道狙詐作敵之事也孟子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即此文之義威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者說文𩒺待也經傳皆以須爲之言威震諸侯而猶待於征討乎則狙詐不可廢也如其亡者謂豈如不用狙詐而敗亡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亡乎者藝文志有軍禮司馬

法百五十五篇入禮家云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按詩維清云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序云維清奏象舞也鄭箋云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象而清明者以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征伐之法周時軍禮宋襄公所云不推人危不攻人厄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蓋皆文王軍禮文故曰臨大事而不忘大禮又曰雖文王之戰不過此是其證也周衰禮廢乃有狙詐刑法志云春秋之後滅弱吞小并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勢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明狙詐之術緣禮廢而後起今云無狙詐何以征之是忘其本故以此正之也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注〕峻刑戮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俎故曰不仁之至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腰臘也與〔注〕臘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之以為大節祭祀先人也臘禮也見禮記或曰刀

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注〕刀鈍礪之砥筆禿挺削以刀申韓行法欲以救亂如加刀砥亦所以利也曰人砥則秦尙矣〔注〕嚴刑裁民亦猶刀之割肉以人爲砥酷之甚也秦之嚴刑雖復尙矣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者藝文志申子六篇入法家注云名不害京人相韓昭侯終其身諸侯不敢侵韓韓非見修身疏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者用義如春秋傳公篇執鄧子用之刑法志云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之刑此所謂牛羊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與者音義螻螾上落侯切下餘忍切按說文螻螻蛄也廣雅王疏云螻蛄短翅四足穴土而居至夜則鳴聲如巨蚓按今京師人謂之拉拉古郎螻蛄之聲轉說文螾側行蟲也重文蚓荀子勸學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楊注云螾巨蚓蟲也考工記梓人鄭注云螾衍之屬釋文螾衍今曲蟮也按今晉府人猶謂螾曰曲蟮音義膢臘上音力朱切又落侯切宋云臘獵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呂氏春秋曰南呂之月蟄蟲入穴故螻螾至是絕矣夫

以申韓刑名如牛羊之用人則人之生也何可久乎其趨死猶狐狸螻螾不過乎膢臘之候矣愈云此說亦殊不可通正文言狐狸螻螾不言人如狐狸螻螾不可通一也正文言不膢臘也與若謂不過乎膢臘之候當云不膢臘矣如左傳云虞不臘矣於義方合詠歎之文非所施也不可通二也且冬日雖獵取百獸然狐狸之類不膢便絕而云不過此候不可通三也尋楊子之意直以申韓之法行則人死者多屍相枕籍狐狸螻螾得饜其肉如入過膢臘有酒食醉飽之樂故曰狐狸螻螾不膢臘也與正與上文牛羊用人相應以人為牛羊則食之者必狐狸螻螾也按愈說是也鹽鐵論散不足云古者膢人非膢臘無酒肉故此用以為饜飫之稱也刀不利筆不銛云云者刀謂治書之刀漢書蕭曹傳贊云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顏注云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賈誼傳云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按刀筆一物而二用筆所以書刀所以削酷吏傳顏注云古者書於簡牘故筆用刀為後漢書劉盆子傳章懷太子注云古者記事書於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是也刀不利筆不銛皆互文銛亦利也音義銛息廉切本或作鈷誤按廣雅釋詁云銛利也賈誼傳晉灼注云世俗謂利為銛徹音義砥音紙按說文底柔石也重文砥廣雅釋器云砥礪也此承申

韓不仁之至而設問以難之古者吏以刀筆決法故因以取譬言刀筆不銛利當以砥礪瑩治之刑法不嚴撿獨不可使申韓增益之乎人砥則秦尙矣者人砥用人爲砥也言人之能瑩治利法者無過於秦者也附意以刑法譬刀筆以治法之人譬砥故荅之如此司馬云言用法以礪人如用砥以礪刀如其說則本文當云砥人不當云人砥矣　注峻刑戮之術按治平本作刑戰此形近而誤今依世德堂本訂正之　注臘八月旦也按說文臘楚俗以二月祭飲食爲臘御覽引說文作十二月風俗通祀典亦云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爲臘此蓋方俗之異後漢書劉玄傳章懷太子注云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爲膢其俗語曰膢臘社伏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膢八月祭名也竝與弘範此注合　注臘禱也見禮記按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禮古今字爾雅釋天禱祭也家語觀鄉射子貢觀於蜡王肅注云今之臘也

注刀鈍至利也按世德堂本挺削以刀作銛之以刀欲以救亂無欲字如加刀砥無加字所以利也作所以利之也

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劒反目

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

【注】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者史記老莊申韓傳云申子之學本於黄老而主刑名又云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黄老集解引新序云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爲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按刑讀爲形古字通用申子之書今無可考韓非多以形名或刑名竝言如主道云有言者自爲名有事者自爲形形名參同君乃無事焉又云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揚權云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脩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情明刑名卽形名也老子云天法道道法自然莊子天道云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郭注云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理適而不失其分也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此刑名自然之說何自然也世德堂本也作矣圖綦擊歸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者圖綦見吾子攷漢書東方朔傳云十五學擊劍顏注云學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音義反目眩形一本作反自眩刑眩

音縣按當作反身眩形一本作反自自即身之駁文淮南子主術先自爲檢式儀表讀書雜志云當作先以身爲檢式儀表今本身誤爲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以自爲檢式自亦身之誤惟以字末脫是身與自形近易誤之證此文身誤爲自傳寫又改爲目宋吳本作叚自眩刑溫公從之而不知自爲身誤刑爲形假依文解之殊不可通圍綦繫鄉反身眩形平列爲四事張平子西京賦云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而復聯薛注云突然倒投身如將墜足跟反絓橦上若已絕而復聯即此所謂反身眩讀爲幻漢書張騫傳云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軒眩人獻於漢顏注云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後漢書西域傳章懷太子注引魏略云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西京賦云奇幻儵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此眩形之說四者皆術之甚難而爲之旣熟則行所無事故曰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者司馬云禮樂可以安同爲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偸功一時所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則同其爲姦正則異矣

或曰申韓之法非法與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

韓如申韓再言如申韓者與云豈如申韓之法司馬云如申韓者何足為法僉云兩言如申韓謂如云何其用申韓也與學行篇如其富如其富吾子篇如其智如其智淵騫篇如其寢如其寢同義按司封解此用論語孔注最為允洽僉說非子雲意詳見學行吾子各疏

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注〕言此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者乖寡雙聲連語猶云睽孤漢書五行志顏注云睽孤乖刺之意也凡雙聲疊韻連語以聲為義無正字也音義漸諸子廉切按漢書董仲舒傳漸民以仁顏注云謂浸潤之也漸諸篇猶云浸潤之於六藝之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者音義如台音貽經傳釋詞云如台猶奈何也書湯誓夏罪其如台史記殷本紀作有罪其奈何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殷本紀作乃曰其奈何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殷本紀作今王其奈何是古謂奈何為如台也又引法言此文解之云言三子若是不詆訾聖人則顏閔之徒其奈之何也段氏玉

哉古文尙書撰異云謂顗閔其衆之何言不能勝之也　注言此數子之才拔世德堂本此作以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注〕有儒貴之登焉鄒衍有取乎曰自持〔注〕有凝跱之風焉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閒雖鄰不覿也

莊周有取乎曰少欲者前文云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莊周之學原於老氏莊子天下云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眞人哉芴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巵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眞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周之自序如此所謂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者也故取其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者鄒衍史記田敬仲世家孟荀列傳作騶衍周禮司爟鄭注禹貢釋文作騶衍漢書藝文志鄒子四十九篇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入陰陽家注云名衍齊人爲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孟荀傳云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

聖之篇十餘萬言又云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故取其自持周旋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閒者論語云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荀子解蔽云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孟荀傳云騶衍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稗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鹽鐵論論鄒云鄒衍非聖人而作怪誤惑六國之君以納其說此春秋所謂匹夫熒惑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近者不達焉能知瀛海雖鄒不覩者吳云雖與親鄒亦不欲見之矣陶氏鴻慶讀法言札記云天地之閒謂人道也君子篇云通天也而不通人曰伎即此義矣周明於生死之理而昧於君臣之義衍能窺天地之奧而不知人事之變背楊子所不取也鄰近也覩見也言二子不能見近即論語不學牆面之義按吳說是也雖鄒不覩言不惟無取而已且深疾之也注有備貴之益焉按世德本備貴作備質

疏六終

法言義疏七

吳 汪榮寶撰

問神卷第五〔注〕測于天地之情者潛之乎心也心能測乎天地之情則入乎神矣此篇多闡發經義自成問神篇舉人以不手爲聖人肯論易道經可損益與以下則雜論五經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引伸爲神智易繫辭言神如云神无方而易无體又云陰陽不測之謂神又云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又云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又云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云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又云鼓之舞之以盡神又云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子雲欲明其義故假問發之

法言

李軌注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注〕惟其所潛

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

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注〕達通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注〕其殆庶幾神在所潛而已矣〔注〕神道不遠潛心則是或問神曰心者素問靈蘭祕典論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又六節藏象論云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荀子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說苑辨物云易曰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夫天文地理人情之效存于心則聖智之府也音義請問之天復本作請聞之接詩車攻有聞無聲卷阿令聞令望左傳襄公篇令聞長世論語問一以知十釋文並云本作間檀弓問喪於夫子乎莊子庚桑楚因失吾問釋文並云本作聞是問聞二字古書互用兪云之當作心隸書相似而誤也上文或問神曰心故或人又請問心也按兪說是也隸體心形之形止形相近易誤學行無止仲尼無止顏淵今本皆作無心心之誤之猶止之誤心也蒙上發問本書多有此文例如其質非也敢問質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斁或問思斁爲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天道務功或問務功皆是潛天而天潛地而地者易

乾初九潛龍勿用崔憬注云潛隱也按引伸爲深入之義潛天而天崇效天也潛地而地卑法地也伸天地神明之

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中庸云天地之道可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文言云夫

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繫辭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

之故又云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又云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

則備矣又云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又云參天兩地而倚數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者樂記鄭注云倫

謂人道也孟子滕文公趙注云人倫者人事也文言云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東原錄云楊子言潛

天而天潛地而地人之神潛天地則其德如天地矣書日惟克天德故仲淹謂天隱地隱者此也眞西山潛齋

記引此作心之潛也猶將見之惠氏棟易微言引此文而說之云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所謂知情天地即神也

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所謂形不測也天地神明不測而心能測之伏犧文王孔子是也知情天地形不測人與

事倫不足言矣按知情天地形不測本書孝至文昔乎世德堂本無乎字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者繫辭云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惠氏棟周易述云中古謂文王也文王蒙大難而演易故作易者

其有憂患乎傳曰作者之謂聖繫辭又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左傳昭公篇孔疏引易鄭注云據此言以易文王所作斷可知矣張氏惠言易鄭氏義云卦爻之辭鄭俱以爲文王作作者謂卦辭爻辭也後儒疑王用亨于岐山之等嫌以受命自居文王不嫌稱王豈嫌書經以法後世是也藝文志云孔氏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獨云潛心文王者以此章乃論易道易是文王所作孔子述之故也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聞耳者繫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虞注云謂顏回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理天下歸仁侯果注云此明知微知之難則知微者唯聖人耳顏子亞聖但冀近於知微而未得也在微則昧理章而悟失在未形故有不善知則速改故无大過說文閒隙也未達一閒即冀近於知微而未得之意 注達通按廣雅釋詁文此文達當訓爲至考工記專達於川鄭注云達猶至也仲尼文潛心於文王達之謂仲尼學文王而至於文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未達一閒耳謂顏淵學孔子而未至於孔子僅一隙之地耳

天神天明照知四方〔注〕天以神明光燭幽冥照曜四方人

以潛心鉤深致遠探賾索隱天精天粹萬物作類〔注〕天

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以潛心考校同異披揚精

義天神天明照知四方者易离象曰明兩作离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虞注云兩謂日與月也日月在天動成萬物故稱作矣震東兌西离南坎北故曰照于四方荀子不苟云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惟仁之為守惟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形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又云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天精天粹萬物作類者說文云粹不雜也文言云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繫辭云精氣為物虞注云乾純粹精故主為物乾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九家易云純乾者純陽眾卦所生天之象也觀乾之始以知天德荀爽注云冊取始於乾猶萬物之生本於天文言云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崔憬注云謂動物親於天之動植物親於地之靜虞注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觸類而長故各從其類眞西山云揚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

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觀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物而應理也明方粹類韻語注光燭幽冥按世德堂本冥作明注披揚精義按世德堂本披揚作攄揚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注〕人心如神變化無方操而持之則義存舍而廢之則道亡操而不舍則道義光大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操則存舍則亡舍世德堂本作捨注同音義舍則書也切孟子云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朱子集注云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舍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也注變化無方按世德堂本方作常

聖人存神索至〔注〕存其精神探幽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注〕順事而無逆利物而無害和同天人之

際使之無閒也[注]至化混然歸於一也存神者存其神也索至者求其

至也胥義索之山賁切繫辭云易其至矣乎周禮師氏
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鄭注云至德中和
之德覆燾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
乎爲此文至字之義順者坤德也文言云坤道其順乎
承天而時行利者乾德也文言云乾始能以美利利天
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和同天人之際者乾鑿度引孔子
曰故道興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
德之分天人之際也漢書睦弘等傳贊云通合天人之
道者莫著乎易春秋和同即通合之意使之無閒者音
義無閒閒廁之閒按解嘲云細者入無閒李注云無閒
言至微也按謂不可分析也世德堂
本作使之而無閒者也而者皆衍字

龍蟠于泥蚖其肆矣[注]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蚖
不知龍聖道未彰羣愚玩矣龍蟠未升蚖其肆矣蚖哉
蚖哉惡覩龍之志也與[注]歎之甚也或曰龍必欲飛天
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注]時可而升未可而潛既飛

且潛[注]義兼出處食其不可得而制也與[注]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羑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制爲聖人[注]手者桎梏之屬

龍蟠于泥蚖其肆矣者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乾初九陽氣潛也龍勿用馬融注云物莫大於龍故借龍以喻天之陽氣也又沈驎士注云稱龍者假象也天地之氣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龍之爲物能飛能潛故借龍比君子之德也尚書大傳云蟠龍賁信於其藏鄉注云蟠屈也音義蚖音元按說文蚖榮蚖蛇醫國語鄭語化爲玄黿韋注云黿或爲蚖蚖蜥蜴也象龍蚖哉蚖哉惡觀龍之志也與者音義惡觀音烏文言云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虞注云乾剛潛初坤亂於上君子弗用隱在下位確乎難拔潛龍之志也龍必欲飛天乎者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虞注云謂若庖犧觀象於天造作八卦備物致用以利天下故曰飛龍在天天下之所利見也按聖人受命制作爲萬世法是爲飛天或問此者攤文王孔子皆受命制作時飛則飛時潛則潛者乾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苟爽

注云氣微位卑雖有陽德潛藏在下故曰勿用也飛者險无所拘天者首事造制大人造法見居天位聖人作而萬物覩是其義也飛且潛者謂聖人雖受命制作而不必皆居天位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則務老於廉位也既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者晉義食其不妄俗本作不忘字之誤也非義不妄食故不可得而制楚辭曰鳳亦不貪餧而妄食按所引楚辭宋玉九辯文彼洪興祖補注引楊子曰食其不妄又引說者曰非義不妄食則此文晉義語呂氏春秋舉難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食其不妄即食乎清之謂宋吳本妄作忘宋云雖飲食之閒不敢忽於形吳云雖一食之閒不忘隱見之形安得而制哉均不可通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羑里者晉義羑里羊久切說文羑進善也從羊久聲文王拘羑里在湯陰史記殷本紀云紂囚西伯羑里御覽六百十三引風俗通云殷曰羑里言不害人若於閭里紂拘文王是也亦作牖里書鈔四十五引白虎通云殷曰牖里淮南子氾論云悔不誅文王於羑里高注云羑古牖字大傳云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擊人者公羊傳莊公篇云手劍而叱之解詁云手劍持拔劍陳疏云凡以手持物謂之手下十三年傳曾

子手鄉而從之亦謂持鄉也檀弓云子手弓而可謂持弓也周書克殷云武王乃手大白以麾諸侯史記周本紀手作持又吳世家專諸手匕首刺王僚楚世家自手旗左右麾軍司馬相如上林賦手熊羆義皆作持也蓋手所以持因而持即謂之手以名辭為動辭也不持亦謂不專執一端即毋必毋固之義故可常亦可變可伸亦可屈龍之為物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故其形不可制也聖人之所不可制者道而已矣其形則固可得而制也故以龍象聖人者謂其道非謂其形也文王當憂患之世事逆天暴物之君義當受制則受之此為不手此為聖人也　注惟聖至肆矣按惠氏棟易微言解此文云龍蟠於泥獨也以況君子肆恣也蚖其肆不懼獨也以況小人閒居為不善也定宇此說與弘範絕異榮謂蟠泥與下文飛天相對當以李義為長班孟堅荅賓戲云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躆昊蒼也語即本此是孟堅解此亦與弘範義同龍蟠者文王之蒙難孔子之困厄也蚖其肆者紂之逆天暴物衰周之邪說暴行也此聖人失位小人得志之喻　注手者桎梏之屬按束原錄云楊子曰聖人以不手為聖人李執注謂手者桎梏之屬賈誼新書云紂作梏數千睨天下諸侯之不順已者杖而梏之文王桎梏因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其注意以文王聖而免桎

梏則與楊子合矣所引新書見君道篇龔取證弘範此注語似有據然聖人以得免桎梏爲聖殊不成義此決非子雲本旨晉義云不手不制於人之手宋云手當爲干字之誤也言聖人雖爲紂所囚然終不干其刑故能謂之聖人奐云手持也執也文王事不道之紂雖以非禮見囚終不能執而戮之司馬云光謂手謂爲人所提攜指使枉己之道而隨人左右也兪云手當爲午成二年公羊傳曹公子手釋文曰手本作午是其例也設文午部午啎也五月陰气午逆陽冒地而出釋名釋天曰午仵也陰氣從下上與陽相仵逆也然則不午者不逆也此言聖人之德與神龍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則以不午爲聖人紀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不午之義也文王之因於羑里正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何損于文王之聖乎諸說皆不得其義吳訓手爲持執是矣而以不手爲不能執而戮之則亦失之

或曰經可損益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注〕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加春秋

故夫道非天然應

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者繫辭云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按經惟言伏犧作八卦不言重卦始自何人子雲以爲文王六十四此漢易家相傳之師說也易通卦驗云虙犧作易仲仲命德維紀衡周文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鄭注云仲謂四仲之卦震兌坎離也維者四角之卦艮巽坤乾也八八之節六十四卦於節烈各有王也是緯說與此合也周本紀云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三代世表云季歷生文王昌益易卦是史遷說與此合也淮南子要略云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犧爲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高注云八八變爲六十四卦伏犧示其象周室謂文王也按高云伏犧示其象者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伏犧爲之六十四變未滋之虛象也周室增以六爻已滋之實數也是淮南說與此合也藝文志云文王於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按班志本劉向父子其說云爾是二劉班固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說易者皆謂伏犧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是王充以前易家無異說也又對作云易言伏犧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犧造之故曰作也

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是充說亦與此合也其諸儒巽說有謂伏犧自重者繫辭以類萬物之情九家易云六十四卦凡有萬一千五百二十册册類一物故曰類萬物之情以此知庖犧重爲六十四卦明矣又繫辭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虞注云引謂庖犧引信三才兼而兩之以六畫觸動也謂六畫以成六十四卦又繫辭爻象以情言崔憬注云伏犧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備萬物而告於人也易孔疏論重卦之人云王輔嗣等以爲伏犧重卦又云今依王輔嗣以伏犧既畫八卦即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是也有謂神農所重者困學紀聞引京氏易積算法云八卦因伏犧暨于神農重乎八純御覽一引帝王世紀云庖犧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也周禮大卜賈疏云後鄭專以爲伏犧畫八卦神農重之易孔疏論重卦之人云鄭玄之徒以爲神農重卦是也有謂夏禹所重者孔疏論重卦之人云孫盛以爲夏禹重卦是也今按孔疏駁神農重卦之說云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犧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其說良是以爲夏禹更無煩還辯惟繫辭言十二蓋取於神農黃帝堯舜有取益取噬嗑取渙等文似彼時已有六十四卦謂伏犧自重疑最近理然繫辭以後名被前事言卦象兼備萬物非謂先有某卦而後聖人制作某

事以象之則亦不足破文王重卦之說也吳胡部郎玉緒云楊子之於易多用京氏京以爲神農重卦疑此文文
王本作神農後人因多言文王畢及神農改之耳樂謂子雲雖用京氏易然不得謂其絕無出入文王重卦漢
儒通義子雲擇善而從未必畢守一家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者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
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
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書爲孔序
孔疏引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
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藝文志云易曰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故書之所起遠矣
至孔子篹焉上斷於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又禮樂志云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
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周禮大師鄭司農注
云論語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頹爲繆亂不正孔子正之書僞孔序云遂
乃定禮樂明舊章孔疏云修而不改曰定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己無貴位故因而定之公羊傳大

題下徐疏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按詩書禮者孔子就舊文刪定之故謂之因春秋者孔子制之以俟後聖故謂之作世家云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此春秋稱作之義也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者天然者董仲舒傳云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也道之天然者謂若禮記大傳云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應時而造者謂若白虎通三教云王者設三教者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五經皆應時而造明得損益白虎通五經云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爲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樂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聖德自衛反魯自知不明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是也

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惷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注〕本百篇今二十九故曰過半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注〕歎恨書序雖存獨不如易之可推尋曰彼數

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末如之何矣〔注〕數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不得易損其一也雖憃知闕焉者也謂爲邪世德堂本無此字蓋以不得其義而妄去之耳義憃書容切又丑江切又丑用切說文憃愚也吳云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可以知其闕者按論衡正說云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隋書經籍志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徐氏養原今古文書增太誓說云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書考之易則說卦書即太誓惟禮無聞洪氏頤煊讀書叢說云易益說卦尚書益太誓皆三篇合爲一篇然則易於漢時?嘗有逸但此文易損其一邪乃是設辭吳解得之非指論衡所云也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者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注云爲五十七篇又經二十九卷注云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顏注云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志云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閒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

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遺巫蠱事未列於學官今按經二十九卷者堯典一咎繇謨二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彤日七西伯戡耆八微子九太誓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毋劮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鮮誓二十六甫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康王之誥與顧命合爲一卷書序附秦誓之後不入卷數其中太誓一篇劉向以下皆謂後來民間所獻或以爲武帝時或以爲宣帝時而其爲後得則衆說所同是伏生所傳惟有二十八篇無太誓然無以合於史志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之說王氏引之力辨伏書本有太誓其云後得者乃向歆諸人傳聞之誤按劉子政博極羣書立言不苟豈於經籍源流本朝掌故漫不深考率以無據之辭著諸別錄而馬季長趙邠卿王子雍之徒從而妄信之此事理所必無然則伏書既無太誓而篇數又爲二十九其說顚不可通於是陳氏壽祺欲以書序當其一篇而兪氏正燮龔氏自珍則欲析康王之誥於顧命以當之顧按諸舊聞皆相乖剌魏氏源又謂伏生所得與民間所獻皆是太誓殘本此之所有或彼之所無故可取爲增補

然使伏書本有太誓則民閒所獻即有可以增補之處亦必不能謂太誓為後得樂謂太誓後得充學之說內漢諸儒從無異同其為信而有徵點然可見班志所云伏生求得二十九篇及云孔安國以古文尚書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者皆尚書二十九篇既定以後追數之辭史記儒林傳亦云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十九篇此則後人據漢書校改之論衡正說述此事謂晁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不言其小數至宣帝得逸書一篇下示博士乃云尚書二十九篇始定其說足補諸史之闕若夫宣帝以前漢人引書有在後得太誓中者此蓋出大傳或其他故書雅記不必即為彼時尚書已有太誓之謂大傳載尚書逸文在二十八篇以外者甚多不得以伏書無太誓便謂大傳不當有其逸文亦不得因大傳有太誓逸文即斷為伏書有此篇也由是言之二十八篇者漢初伏生之書二十九篇者宣帝以後夏侯歐陽之書歐陽經又為三十二卷者以後得太誓析為三篇又以書序自為一卷故三十二不為書序作章句故志有歐陽章句仍三十一卷矣古文經四十六卷者今文所有之二十九篇古文悉有之又於其中出康王之誥於顧命是為三十多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凡十六篇故四十六其為五十七

篇者十六篇中九共爲九三十篇中盤庚太誓各爲三爲五十八武成逸篇亡於建武之際故五十七班於總目據舊題於注據見存耳云不備過半者此據當時學官傳習尚書二十九篇言之書本百篇今於二十九篇中析盤庚太誓各爲三順命康王之誥爲二不過三十四篇亡逸者尚六十六若以古文經五十八篇計之則不備者止四十二不云過半矣習者不知者漢書劉歆傳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云以尚書爲備臣瓚注云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論衡正說云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是也情乎書序之不如易者書序謂百篇之序今文尚書之有序無序說者各異陳氏壽祺力主今文有序討論經傳舉十有七事以證之其第十四證卽據法言此文爲說詳見左海經辨既今文有序而習者不知書之不備者正說又云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是當時學者未嘗不見書序卽未嘗不知書有百篇而猶爲此說者以爲二十九篇之外皆孔子所不取者也彼數也可數焉故也者兩數字音義不爲作音按數也之數所據切廣韻十過數算數周禮有九數世本曰隸首作數是也可數之數所矩切廣韻九麌數計也是也司馬云八卦重之成六十四自然之數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闕一可知者以其可用算數證明之易經卦八六十四爲八自乘之數也又六畫而成卦三百八十四爲六與
六十四相乘之數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者徵實易明蹈虛難曉百篇之序雖存而篇亡不足以證
之則序爲空文學者既以尙書二十九篇爲備則雖時有學人不能執空文與之爭明書序無所用也 注本
百篇今二十九故曰過半按二十九治平本作五十九世德堂本作四十九皆妄人所改不知此據嘗時所誦
習之三家經文爲言故云不備過半注故曰過半四字即承正文而言謂不備者過半也若作五十九則語不
可解此謬誤之顯然者今訂正 注歎恨書序雖存獨不如易之可推尋按敘云書有序易亦有序今序卦傳
是也序卦傳自盈天地之閒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至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皆以意義聯貫其閒
其或闕失可以推求故上文曰易損其一雖懸知闕焉主書序則但云爲某事作某篇不相聯貫故上文曰至
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此或人歎書序不如易之意也案謂此言者有百篇猶易有六十四卦書序者
書有百篇之證然易能證明六十四卦之不可闕一而書序不能證明二十九篇之爲不備故發此歎殊不謂
書序作法不及序卦傳之意義聯貫敘說謬矣

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注〕敘以百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注〕秦焚書漢興求集之酒誥又亡一簡中者先師猶俄而空之今〔注〕漸亡

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者此明當時博士以尚書二十九篇爲備乃俗學之失眞非先師舊說如此故學昔之說書者二事以正之序者篇之次第序以百者第篇之數以百不以二十八或二十九謂併有目無書者數之不以見在爲數也蓋以見在爲數則堯典第一咎繇謨第二禹貢第三訖於秦誓爲第二十八加後得太誓則秦誓爲第二十九而依百篇之序爲次則堯典咎繇謨之閒有舜典汨作九共槀飫大禹謨凡十三篇故咎繇謨爲第十五而咎繇謨禹貢之閒有棄稷故禹貢爲第十七如是數之訖於秦誓爲第百也伏生所傳雖止二十八篇然尚書大傳篇目有九共帝告嘉禾揜告舜命皆在二十八篇以外是爲伏生弟子親聞百篇之說之明證論衡正說云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然則伏生教授之際百篇僅存其所傳二十餘篇乃生自全者中擇取

以先付講習者傳授雖有後先篇第不容改易及生終業騰尙書乃以二十八篇爲止弟子詮次雖復以此二十八篇自爲甲乙然亦必彙列舊第以存伏書之眞其後展轉傳寫則專數見在凡不傳諸篇但列序目不復數之亦如傳詩者虛存南陔等篇之義更不入諸什中則鄭君所謂推改什首非孔子之舊矣意尙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舊本有序篇以百者子雲猶及見之故其言如此此昔之說書者不以尙書爲備之非一也音義俄空者頁切缺也按古書凡有脫文每中空以識之逸周書此例最多酒誥之篇俄空謂於酒誥脫簡之處中空若干字以示其有脫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蓋古者削竹爲札以書謂之簡連編衆簡謂之篇一簡當今書之一行簡之長短有定而其字數之多寡每因篇而異傳寫之際必依原書以爲程伏生書與中古文同出先秦定本其每篇簡數字數彼此較若畫一及三家以今文寫之則改者縑帛行數字數非復竹書之舊在竹書爲一簡者在今文本或分屬兩行然竹書有脫簡則今文本有脫字簡若干字即脫若干字矣酒誥召誥之有脫字既爲三家所同則必所據伏生書有然伏書所脫者而中書有之故以中書校三家書而

得三家書酒誥召誥脫字之數因三家書二篇脫字之數而知伏書脫簡之數也伏書有脫簡伏生不容不自知之知有脫簡而老耄遺忘不復能舉其辭則令傳寫者於此姑空若干字以俟異日之或求得其文而補焉故謂之俄空俄之爲言假也下文天俄而可度云云王氏念孫雜志云俄與假聲近而義同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誐以溢我是其例也按王說彼文俄而爲假如說不必盡合而以釋此文則爲確詁故俄空云者非忽亡之謂乃姑闕之意酒誥之篇俄空云者非此篇全闕之謂乃一篇之內有所中闕之意也最初三家先師知其說者其所寫經文必皆如是久而失其眞則不復爾而舊本固不容盡亡此必子雲所見三家經文猶有於酒誥召誥脫簡之處中空若干字以示其闕者故云酒誥之篇俄空焉不兼及召誥者文不備耳此昔之說書者不以尙書爲備之事二也今亡夫者亡讀爲無論語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包注云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法言此語正用論語文其義亦同蓋子雲晚年所見尙書通行之本已盡去舊第直以二十九篇爲孔子刪定舊數又酒誥召誥脫簡之處盡已聯屬無迹不復知有闕文專已妄作全失本眞故發此慨自來說法言此文者皆不得其解而王氏鳴盛尙書後案及段氏玉裁撰

異之說尤謬誤不可從今詳論之後案云酒誥今見在何得言俄空此言甚可疑李軌吳祕注皆不明確徒亂

人意王應麟困學紀聞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俄空即脫簡之謂而大傳

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今無此句疑所脫即此等句應麟此說亦非也劉向校書見有脫簡即應補入必

不任其脫落但劉向以中古文校今文所云脫簡者乃古文有而今文無大傳則伏生今文之學歐陽大小夏

侯三家所輯圭璧之句想是伏生於他處別得逸文古文所無故今酒誥亦無此句其俄空自指全亡非脫一

簡之謂不可以圭璧句當之然則酒誥既已全亡今酒誥甚完善又從何而出朱子語類徐孟寶問一條竟以

子雲不見孔壁古文爲說豈孔壁古文漢大儒多見之況酒誥古今文皆有古子雲有不見語類尤大誤反覆考

之韓非說林篇引酒誥之文以爲康誥蓋僞書或有別本將酒誥混入康誥揚雄偶據其本遂以爲俄空耳撰

異云謂書序有百而酒誥則無序非謂僞書闕酒誥也凡後人所謂數篇同一序者皆有序有目無序者刪其閱

如咎繇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咎繇謨棄稷按其實則棄稷不統於此序所以作棄稷者不傳

也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按其實則疑至臣扈不統於此序所以作疑至臣扈者不傳也

大戊贊于伊涉作伊涉原命按其實則原命不統於此序所以作原命者不傳也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按其實則高宗之訓不統於此序所以作高宗之訓者不傳也酒誥梓材亦正此類以殷餘民邦康叔故作康誥一篇其酒誥梓材不統於此序蓋失其傳俄空云者偶不存之謂非竟亡也然至於久而闕則竟亡矣故云今亡夫子雲獨舉酒誥者舉一以例其餘也按段不見百篇之書安能知某篇不統於某序酒誥梓材皆康叔受封時周公稱王命以戒之之辭正當與康誥同序何以知其別有作意而不傳耶且即如其說謂酒誥等篇別自有序而百篇之中如九共當九篇咸乂當四篇太甲盤庚說命太誓各當三篇亦篇皆有序耶古來尙書家但有百篇之說從無百序之說子雲獨何所據而云昔之說書者序有百耶上文方云書序孔子末如之何明書序雖存不能諭習者之罔此忽慨歎於當序之有闕亡義不相應將安取耶王自誤解酒誥俄空爲書亡酒誥乃謂尙書別本書有將酒誥混入康誥者子雲偶據其本遂以爲酒誥全亡夫三家經文明明二十九篇酒誥明明在二十九篇之內孔壁古文大儒猶多見之豈博士定本子變反末寓目顧據其顯然錯誤之別本妄以不亡爲亡更爲俗學所笑耶至後案駁困學紀聞之語尤全無

是處伯厚疑大傳引酒誥王曰封惟曰若圭璧八字即脫簡中之殘句本未必然陳氏壽祺以為今文與古文章句多寡異同非止一二酒誥簡有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之語大傳所引疑或此處之異文未必為逸句也其說深為近理足破伯厚之疑若後案以今酒誥無此句即為劉向未嘗補入之故向之未嘗補入即為中古文並無此句之故因而推定俄空之云非指脫簡之事此其事態速斷可謂一言以為不智夫三家經文皆漢時官書功令所甄上下共守自非奏下博士從容集議安能輒有增損向但校三家與中古文異同未聞有據中古文改定三家之事不能將舜典汨作諸逸篇並列學官獨能將酒誥召誥脫簡補入經文耶今之尙書絕非向所見之中古文以今酒誥無此句遂謂中古文之亦未嘗有之豈復有當耶伯厚以酒誥脫簡證明俄空之說是也惟云俄空即脫簡之謂則語殊未斷益脫簡者伏生書之事俄空者三家書所以識此脫簡之事脫則無所謂昔有而今無知有脫簡而為之中空以識之簡與序篇以百同為昔人存古闕疑之美乃昔人所有者而今更無之所以為可謂若解俄空為脫一簡則今亡夫三字為無義或讀亡如字以為始也偶脫而今也遂亡則顧與論語今亡矣夫異義必不然也吳胡部郎玉縉云楊子舉酒誥不及召誥俄空者疑所

見酒誥首句爲口王若曰以其空圍在第一字故曰俄空俄之言俄然也忽也後所見本則有人已補成字何以言之釋文出王若云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馬所據蓋即增補之本而致疑於成字以爲後加所見茲卓楊於書用歐陽義孔疏云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歐陽即三家之一孔所引亦增補之本孔又稱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此三家字渾舉或大小夏侯之說歐陽原本作空圍決不爲成字作訓或後來增字者并增此注亦未可知馬注稱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則衛宏賈逵亦有成字蓋自西漢末已盛行增字本而空圍之本殆絕故衛賈馬鄭諸儒皆未及見宜楊子之致慨矣按此說亦可備一義

虞夏之書渾渾爾〔注〕深 大商書灝灝爾〔注〕夷 曠周書噩噩爾〔注〕不阿借也下周者其書譙乎〔注〕下 周 者 秦 言 酷 烈也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者晉義渾渾戶昆切又胡本切灝灝胡老切噩五谷切書堯典下僞孔傳題虞書孔疏云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鄭玄序以爲虞夏

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末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段氏玉裁云五家之教是今文尙書例也三科之條是古文尙書例也三科謂作三書之時代堯典皋陶謨禹貢是三篇者或曰虞史記之或曰夏史記之莫能別異故相承謂之虞夏書合商書周書而有三科之說按鄭君尙書贊多從書緯緯說皆爲今文法言說書亦據當時所論習此文以虞夏之書與商書周書別爲三種明用三科之條則不得以此爲古文尙書例可知蓋以有天下者之號名其書則曰唐書虞書夏書商書周書依作史之時代詳近略遠則曰虞夏書商書周書其例皆出於今文諸師古文無師說安得有所謂書例耶下周者其書譙乎音義譙乎俗本非誰舊本皆作譙宋吳作誰訶馬從之云其書誰乎言不足以爲書也按譙乎與渾渾爾灝灝爾噩噩爾相對皆形容之辭溫公說非御覽六百七引作憔悴乎　注深大按方言渾盛也廣雅釋訓渾渾大也本篇云聖人之辭渾渾若川　注東曠按史記司馬相如傳灝瀁灝瀁正義引郭璞云皆水無涯際也東曠即平廣無涯之謂灝瀁疊韻灝灝重言其義同也　注不阿借也按世德堂本作不阿附也漢書韋賢傳粵粵黃疑

顏注云直言也璽即咢字文選韋孟諷諫詩作諤諤李注云正直貌不阿借即正直之義　注下周者秦言酷烈也按音義引詩傳云譙殺也殺所戒切故注云酷烈所引詩傳鴟鴞毛傳文說文譙嬈譊也嬈譊疊韻連語煩苛之意與酷烈義近秦書酷烈謂若始皇二世詔令及諸刻石之辭陗厲峻急無復三代遺意

疏七終

法言義疏八

吳 汪榮寶撰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注〕嫌五經之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郛〔注〕莫有不存其內而能出乎其外者也

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者藝文志云故曰易道深矣史記自序云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又云夫禮禁未然之前而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荀子勸學云春秋之微也云深云隱約云禁未然云微皆不可使易知之天俄而可度云云者吳云俄猶俄頃王氏念孫云俄而說之言假如也言天假如可度則其覆物必淺地假如可測則載物必薄也俄與假聲近而義同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誐以溢我是其例也而如古通見日知錄卷三十二按吳解是也吾子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必不得讀爲假如此俄而字當與同義與

上文易知字相應凡事俄頃可知可能者皆易易耳天惟高也故非不可度不可俄而度地惟厚也故非不可測不可俄而測聖人之經惟象天地也故非不可知不可俄而知若讀俄而為假如則是天竟不可度地竟不可測聖人之經竟不可知矣義殊未安晉義覆物數又切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郛者郛郭解見吾子疏吳云言不能出其域北堂書鈔九十五引作天地為萬物之郭五經為來說之郛注莫有不存其內而能出乎其外者也按世德堂本作莫有不在其內而能出乎其外也

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訔訔也曰

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

齊不齊之口

何後世之訔訔也者音義訔訔語巾切爭訟也廣雅釋言詪詪訔訔語也王疏云訔矜詪詪也法言問神篇云何後世之訔訔也史記魯世家贊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徐廣注云齗齗爭辨鹽鐵論國病篇云諸生誾誾爭鹽鐵齗誾並與訔同按宋吳作誾誾溫公依李本作訔訔云訔訔爭論之貌謂學者爭論是非漢魏叢書本作誾誾瞽矇能默者師矇見吾子疏周禮春官序官云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

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鄭注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
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賈疏云以其目無所覩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
爲之也孫疏云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者明大師小師亦以瞽矇爲之以其賢知使爲瞽官之長故殊異
之而稱師也引晉杜蒯曰曠也大師也者檀弓文曠即師曠鄭意師曠亦瞽矇以賢知而爲大師故引以爲證
然則曠爲瞽矇之長故謂之師曠亦謂之瞽曠莊子胠篋云塞瞽曠之耳默謂口不言而心通論語云默而識
之皇疏云見事心識而口不言謂之默識者也按即所謂心不移於音聲解嘲云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狄牙能
喊者吳云狄牙易牙也俞云狄牙即易牙猶簡狄漢書古今人表作簡逷也按狄易古音相同故得通用說文
逖遠也古文作逷從易聲又惕敬也重文悐從狄聲白虎通禮樂云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廣雅釋詁云狄敗
也皆其證莊子駢拇釋文淮南云俞兒狄牙嘗淄澠之水而別之狄牙則易牙齊桓公時識味人也左傳僖公
篇云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焉杜注云即易牙孔疏云此人爲雍官名巫而字易牙也魏策云
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孟子云易牙先得吾口之所耆

者也晉義喊呼覽切又呼㛤下斬切說文無喊朱氏駿聲以爲即諴之異文說文諴留也通訓定聲云字亦作喊引此文狄牙能喊俞云喊者諴之異文從口與從言同詠咏訡吟即其例也說文言部諴和也廣雅釋詁諴調也狄牙能喊謂狄牙能和調也按俞說是也司馬云瞽曠能審正聲而人之耳清濁高下各有所好瞽曠不能齊也狄牙能嘗和味而人之口酸辛鹹苦各有所好狄牙不能齊也聖人能行正道而愚闇邪僻之人相與非之聖人不能止也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注】言必有中說文譣譣問也引伸爲徵譣經傳皆以驗爲之漢書董仲舒傳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此必古有是語故云蓋聞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云不法之言無驗之說君子之所外何以爲哉

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

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禦也〔注〕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如蕩除如江河所滌灝灝洪盛無能當之者面相之辭相適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注〕嚍嚍猶憤憤也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㖧㖧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注〕㖧㖧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注〕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注〕察言觀書斷可識也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難矣哉者吳云難乎爲君子也司馬云難以明道按論語云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鄭注云難矣哉言終無成功也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者音義之解胡買切曉也按說文解判也引伸爲分析爲節理史記呂后本紀君知其解乎

正義云解節解也體謂體裁文選沈休文謝靈運傳論延年之體裁明密李注云體裁制也言不必繁而皆中於倫是謂得言之解書不必多而皆應於法是謂得書之體得言之解故言足以達其心得書之體故書足以達其言也江河以滌之者說文滌洒也灝灝乎世德堂本作浩浩乎面相之辭相適者音義面相息亮切宋云面相猶面對適往也言面對之時以辭相及也司馬云之亦適也俞云之字絕句相之相適對文成義按司馬俞說是也爾雅釋詁云適之往也面謂顏色辭謂辭氣荀子大略愛之而勿面楊注云謂以顏色慰悅之面相之辭相適謂以顏色辭氣相交接若往來然也徐中心之所欲者音義徐他胡切又同盧切引也說文徐臥引也通訓定聲云謂橫引之字亦通作抒廣雅釋詁云徐抒也漢書劉向傳一抒愚意顏注云抒訓引而泄之也又王襃傳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注云抒猶泄也通諸人之■■者音義■■音卽刃切俗本作■■誤按宋吳本作■■此音義以為俗本者然音義引俗本往往有古音古義存其閒轉較勝其所據本■■形近易誤列子天瑞篇盡其終又湯問篇盡然釋文竝云盡一作盡重言形況以聲為義尤難定其文字之是非法言多作韻語今以聲韻求之頗疑作■■者為合蓋此文面相之四句釋言與下文淵綸天下之事四句釋書文義相

對彌綸四句遠與忞爲韻此面相之四句適與嚍爲韻若作嚍嚍則不韻矣離騷忽緯繣其難遷王注云緯繣
乖戾也字亦作敹㦤廣雅釋訓云敹㦤乖剌也王疏云意相乖違謂之敹㦤然則嚍嚍即緯繣敹㦤之意通諸
人之嚍嚍猶云通來意之相乖耳彌綸天下之事者繫辭云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下之道虞注云彌大綸
絡按彌綸疊義連語不容分疏文選陸士衡文賦李注引王肅易注云彌綸纏裹也得之著古昔之㖧㖧傳千
里之忞忞者音義㖧㖧呼昆切文賦注引法言作昏昏又音義忞忞武巾切忞與遠韻段氏玉裁六書音韻表
袁聲第十四部文聲第十三部合用最近按楚辭悲回風還與聞韻天間文與言韻此遠與忞韻亦其例著古
昔之㖧㖧承記久爲義以時言傳千里之忞忞承明遠爲義以地言也君子小人見矣者音義見矣賢遍切聲
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者樂記云情動於中故形於聲關雎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 注有所至之
者按孟子云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趙注云樂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皜皜甚
白也毛氏奇齡四書索解云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從來訓作潔白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志行分清濁則
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潔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狷者爲不屑不潔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志潔大

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非聖德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涅而不淄祗以不爲物汚與屈原傳之嚼然泥而不滓語同豈有曾子擬夫子反不若子貢之如天如日宰我之超堯越舜而僅云潔白非其旨矣焦疏云毛氏說是也列子湯問篇云皜然疑乎雪釋文云皜又作皓文選李少卿與蘇武詩皓首以爲期注云皓與顥古字通說文頁部云顥白皃楚辭曰天白顥顥皜皜即是顥顥爾雅釋天云夏爲昊天劉熙釋名釋天云其氣布散皓皓也然則皜皜謂孔子盛德如天之元氣皓旰尙即上也不可上即子貢云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以此推之江漢以濯之以江漢比夫子也秋陽以暴之以秋陽比夫子也皜皜乎不可上以天比夫子也榮按理堂解江漢二句爲即以江漢秋陽比夫子其說甚是而解皜皜乎不可尙已爲擬夫子於天殊未必然法言文全本孟子白日以照之即秋陽以暴之之義江河以滌之卽江漢以濯之之義灝灝乎其莫之禦也卽皜皜乎不可尙已之義謂聖人之言與書明照四力若日月之經天邊滌濁惡若江河之行地其光與力至盛至大莫之能敵弘範以灝灝爲洪盛卽形容白日江河之辭爲得其義皜皜卽灝灝亦以形容江漢秋陽光力之盛大問不僅狀其潔白亦不必謂如天之元氣皓旰也世德堂本此注上有咸曰字則以爲宋著作語誤也　注

嚍嚍猶憤憤也按嚍字說文玉篇均不錄荀子非十二子篇盡盡猶憤憤焉彼楊注云極視盡物之貌此望文生訓俞氏樾平議云盡盡猶津津也莊子庚桑楚篇曰津津乎猶有惡也此作盡盡者聲近故假用耳周官大徒司職曰其民黑而津釋文云津本作濜然則津津之為盡盡猶津之為濜矣按庚桑楚釋文津津如字崔本作律律云惡貌嚍嚍當即盡盡津津之謂弘範以為憤憤者方晉云憤盈也國語周語陽癉憤盈韋注云積也淮南子俶眞繁憤未發高注云繁憤衆積之貌然則憤憤者積意欲發之義 注嚍嚍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按俞云忞忞與嚍嚍同義史記屈原傳受物之汶汶索隱曰汶汶昏暗不明也汶汶即忞忞也

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注〕渾渾洪流也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

說文便安也考工記云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鄭注云孫順也按此以譬聖人之言其理至深

至大而不可遠

或曰仲尼聖者與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

曾范蔡之不若者經傳釋詞云曾乃也吳云范睢蔡

人也說秦昭王而爲相蔡澤燕人也說范雎而代雎爲相言孔子不如按范雎蔡澤史記有傳解嘲云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脅摺齒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頷頤折頞涕吐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搤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也若范蔡其如聖何者司馬云仲尼若爲范蔡之行則亦爲小人安得爲聖

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注]歟

不純也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淮南太史公其多知與者漢書淮南王安傳云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藝文志有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入雜家又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入天文今存淮南子二十一卷高誘注史記自序云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紉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論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

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漢書司馬遷傳贊云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捂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此淮南太史公多知而雜之事人病以多知為雜文選何平叔景福殿賦李注引作人病多知為雜無以字學人不雜者一以貫之也

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注〕勸而愈偽不經謂不在六藝之科非孔子之術者吾子云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多多贅矣者司馬云言書不合於經知之愈多則愈為害而無用若身之有贅然贅附肉也

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注〕言昔

老彭好述古事孔子比之但述而不作今太玄非古事乃自成一家之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奕然何嘗作書乎述而不作論語述而文彼皇疏云述者傳於舊章也作者新制作禮樂也孔子自言我但傳述舊章而不新制禮樂也夫得制禮樂者必須德位兼並德為聖人尊為天子者也孔子是有德無位故述而不作也劉疏云述是循舊作是創始禮記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議禮制度考文皆作者之事然必天子乃得為之故中庸又云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注今孔子謂其時明孔子無位不敢作禮樂而但可述之也是皆以作為指作禮樂而言然廣言之則凡有所創始皆謂之作不必以禮樂為限論語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包注云時人多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也是凡以新意創著篇籍亦皆是作此文云玄何以作明以作為創著篇籍之義也玄何以作者自序云雖以為賦者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為而大潭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

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
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
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
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
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揲之以三策開之以
休咎絣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
德仁義禮知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
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
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觀
之者難知學之者難成漢書本傳尚不存焉句下有玄
文多故不著六字此班氏所增益非自序文後漢書張
衡傳章懷太子注引桓譚新論云揚雄作玄書以為玄
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
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謂之易老子謂
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
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
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
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徧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蓍揲
之玄經五千餘言而傳十二篇也劉歆云以三十五蓍
揲之案太玄乃用三十六揲作五字誤也說文玄幽遠
也黑而有赤色者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宋云或人以
為孔子述而不作疑太玄不當作故問之其事則述其

書則作者謂玄之義理亦述也其文辭則作耳自序云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所謂其事則述也前文云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故其書則作也道之大原出於天雖聖人亦但能有所發明而不能有所創造若夫援據所學發為文辭垂著篇籍則正學者之所有事雖作亦述也司馬云仁義先王之道也方州部家楊子所作也言楊子雖作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是也

注言昔至書乎按治平本無此注世德堂本有之其下更有咸曰祕曰等條則此非宋吳注文甚明當是弘範語然謂孔子但述古事子雲乃成一家之言此顯悖楊旨所引或說疑何嘗下脫不字言孔子於事則述於書則作兼而有之初不相悖明子雲之於玄亦猶孔子之為若無不字則不可解矣

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注〕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玄文〔注〕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楊子論玄

育而不苗者廣雅釋詁云育生也蒼頡篇云苗禾之未秀者也論語子曰苗而不秀者有以夫秀而不實

者有矣夫劉疏云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云云後漢書章帝八王傳贊振振子孫或秀或苗皆以此章喻人

早夭也九齡而與我玄文者禮記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孔疏云謂稱年為齡音義與我音預按與之本義

為黨與引伸為與聞與知黨與之與今韻在語與聞之與今韻在御此與我玄文則與知之義故云與音預

與聞與知字古或假豫為之預即豫之俗也 注童烏子雲之子也按華陽國志序志云文學神童楊烏雄子

七歲預父玄文九歲卒御覽三百八十五引劉向別傳云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算玄經不會子

烏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擬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曰荷載入榛按童烏卒九歲未必有字

烏蓋小名耳若云名信字子烏則此以父稱子乃字而不名非其理矣且子雲草玄渾思渾天而得豈有子烏

令作九數乃會之事令太玄無荷載入榛語惟干次七云何載解解遭測曰何載解解不容道也別傳云云即

因此傳會之殊不可信又袁文甕牖閒評以育而不苗吾家之童為句烏乎為句謂子雲歎其子童蒙而早亡

故曰烏乎即嗚呼字張氏澍蜀典駁之云考漢郎中鄭固碑云君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文士傳云漢桓驎答客

詩云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客示桓驎詩亦云楊烏九齡此豈作歎詞解乎按自來說法言者皆以童烏連文烏

是童名賀甫遺履諸書妄爲穿鑿不足置辯也御覽五百五十六引新論云楊子雲爲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嚴氏可均云當作子雲御覽改其詞耳綜達聖道明於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至困貧按子雲爲郎在成帝元延二年時年四十三新論云比歲亡其兩男則童烏之卒蓋元延三四年閒事九齡與玄可謂智百常童育而不苗出於夫人之爲慟持歸葬蜀以成人之道待之亦情之不容已而謂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斯鄙夫之見也

注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按論語苗而不秀者章皇疏云又爲歎顏淵爲譬也翟氏灝四書考異云牟融理惑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illegible]衡顏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慟皆以此爲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梁書徐勉因子悱卒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嘆息亦借顏子以言其短折之可惜自漢迄齊梁相沿如此當時必自有依據

注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按顏子與孔子言易經典無文惟北堂書鈔百三十七引韓詩外傳云孔子使子貢爲其不來孔子占之遇鼎謂弟子曰占之遇鼎皆言無足而

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孔子曰回也何哂乎曰回謂賜必來孔子曰何如也回對曰乘舟而來矣賜果至矣亦見藝文類聚七十一引衝波傳此注所云疑即指此其云弱冠者列子力命云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淮南子精神云顏淵天死高注云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故曰天也是周漢閒傳說有解顏子短命爲年止十八者故後漢書郎顗傳云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弘範蓋亦用其說故以爲童烏九齡之比

或曰玄何爲曰爲仁義曰孰不爲仁孰不爲義曰勿雜也而已矣

〔注〕純則巧僞息雜則姦邪興

玄何爲者司馬云爲于僞切言爲何事而作爲仁義者按自序云擬之以道德仁義禮知此獨云仁義者備言之則曰道德仁義禮知約言之則曰仁義仁義足以該道德禮知也繫辭云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玄推自然以明人事故約其指於仁義也玄瑩云故質榦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人事也具可損益與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也人道象爲務其事而不務其辭多其

變而不多其文也孰不爲仁孰不爲義者與云賢者立言無不爲仁義何必玄勿雜也而已矣者前文云云惟聖人爲不雜此云勿雜也而已矣然則子雲之於玄固以歸聖之事自任也陸績述玄云雄受氣純和韜眞含道通敏叡達鉤深致遠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繇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論其所述終年不能盡其美考之古今宜曰聖人可以爲知言矣注雜則姦邪興曰按世德堂本興作生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或問經之艱易者問羣經之中孰爲難治孰爲易治也曰存亡者有存有亡全存者易詩春秋是也亡過半者書禮是也全亡者樂是也其人存則易亡則艱司馬云人當作文字之誤也秦火之餘六經殘缺雖聖賢治之亦未易悉通今以下文證之頓以溫公之說爲然下文曰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夫人如延陵季子而其樂

弛則輒如何是所重者在於文不在其人也下文又曰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是難不難由於備不備益足見經之闕易存乎文矣按司馬愈說是也上文存亡卽指經之存亡謂經之難易視其書之完闕何如耳義本自憭而或人不論故釋之曰其文存則易亡則錄其文者經文也若云其人則上文漫云存亡絕無主名執能知其所指法言雖簡奧亦安有故作廢辭如此者且其人云者謂作經之人耶謂設經之人耶經師代有求則得之存亡之云於義無當若夫作者之舉長往不返必遇其人而後可言治經將終古無此事何以云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耶蓋文之駭形似人校書者習知中庸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遂臆改為人字耳陸士衡演連珠問道存乎其人李注引法言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士衡所謂存乎其人不必用法言語而據李注則唐初所行法言此文字已作人其誤為已久矣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者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毗陵注云季札所居顏注云舊延陵漢改之越絕書吳地傳云毗陵故為延陵吳季子所居又云毗陵上湖中冢者延陵季子冢也去縣七十里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云晉置延陵縣宋熙寧中

省爲鎭在鎭江府丹徒縣南三十里云按延陵季子亦稱延州來季子見左傳襄公篇彼孔疏云蓋延竝食二邑故稱連言之則州來或後所益封他書多止稱延陵季子季子請觀之於周樂事詳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如樂弛雖季札末如之何矣者說文弛弓解弦也引伸爲凡廢解之稱藝文志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二者相與竝行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衞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按此舉證以明文存則易文亡則難義魯備四代之樂季札得以徧觀故聞音知政如此若使生今之世樂無遺法則雖以札之見微而知清濁亦無所用其聰焉矣如周之禮樂廢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者此又因論經而推之於一切制度文爲也司馬云監於二代曲爲之制事爲之防學者習之固無難矣如秦之禮樂之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者司馬云秦訕笑三代之禮樂屛而去之自爲苟簡之制後之學者求先王之禮樂於散亡之餘誠亦難矣

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注〕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注〕三桓專魯陳恆滅

齊王莽篡漢三姦之興皆是物也此明上下綱紀之爲自然去之則不可以爲治也衣裳其順矣乎者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九家易云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虞注云乾爲治在上爲衣坤下爲裳乾坤萬物之縕故以象衣裳乾爲明君坤爲順臣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故天下治蓋取諸此也注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按有君無臣公羊傳僖公篇文漢書王襃傳云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鹽鐵論論誹云故雖有堯之明君而無舜禹之佐則純德不流故春秋刺有君而無臣

或問文曰訓〔注〕訓順問武曰克〔注〕克能未達〔注〕不諭曰事得其序之謂訓〔注〕順其理也勝己之私之謂克〔注〕惟公亮也

事得其序之謂訓者序者敘之假敘爲次第故以敘釋訓訓即順也爾雅釋詁云順敘也左傳昭公篇云經緯天地曰文服虔注云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事得其序卽順從天地之道之謂也勝己之私之謂克者此本論語克己復禮彼馬注云克己約身皇疏以爲約儉劉疏以爲約束皆不如子雲勝己之私

之說之精左傳昭公篇引孔子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孔疏引劉炫云克訓勝也己謂身也身有嗜欲當
以禮義齊之嗜欲與禮義交戰使禮義勝其嗜欲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為仁也朱子論語集注云克勝也己
謂身之私欲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
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皆本子雲為說實較馬義為長劉疏乃云法言謂勝己之私之謂克此又一義劉
炫援以解左傳克己復禮之文意指楚靈王多嗜欲誇功伐而言乃邢疏即援以解論語朱子集注又直訓己
為私並失之矣此則墨守季長意存伐異非篤論也勝己之私則寡欲所謂剛者彊志不幾武之至也逸周書
諡法云剛彊理直曰武然則孔子以為仁子雲以為武者仁是克己之效武則克己之德也　注訓順按訓順
竝從川聲晉義俱同古書互為通用洪範于帝其訓是訓是行宋微子世家訓皆作順詩烈文四方其訓之左
傳哀公篇引作順本書修身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順乎己亦訓順互文說文順理也漢書韋玄成傳五
品以訓顏注云訓理也　注克能按克能爾雅釋言文洪範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馬注云克勝也鄭注云克能
也按能亦勝也史記田敬仲世家寡人弗能拔索隱云能猶勝也言不勝其拔勝之本義為任引伸為力能過

之能義亦然能從目聲古音奴來或奴代切今才能知能字轉奴登切而訓勝者乃以耐爲之下文云勝己之私之謂克明克是勝李訓爲能者能奴代切即今耐字也　注不論按論語云樊遲未達皇疏云達猶曉也曉論同義　注順其理也按釋名釋言語云順循也循其理也　注惟公亮也按勝私則公公則明故云公亮

爲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注〕所謂大人用之不爲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爲賢愚易光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爲之而行者施於事則無不通動之而光者發於身則令聞廣譽集之詩假樂顯顯令德鄭箋云顯光也又韓奕不顯其光箋云光猶榮也行光亦韻語知德者鮮何其光者音義者鮮悉淺切言世不好德有德之士多隱沒不彰安得榮顯論語云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注云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朱子集注云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劉疏云中庸之德民所鮮能故知德者鮮此諸說皆以知德爲通曉道德據法言此文則子雲解此乃以知德爲能識賢德知德者鮮猶

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之意潛夫論德化云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又稱知德者尠其下云孝成終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是王符以欲仁爲思仁人知德爲知有德蓋論語古義如此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云云者孝至云不爲名之名其至矣乎爲名之名其次也即此文之義

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注〕盍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此義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竈也曰君子德名爲幾〔注〕積德然後近名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注〕四國漢時諸侯王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振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注〕寤乎自得而已矣慨夫逐物以喪眞而不能求己以絕僞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論語衛靈公文彼文作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集解云疾猶病也此探論語義爲說其文不必盡合孔

子世家述此語疾亦作病皆以詁訓字易之也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引揚雄書作疾沒世而名不稱此則依論

語文改之盡勢諸名卿可幾也者盡勢諸爲句名爲句卿可幾也爲句言君子貴名何不以勢位爲憑藉乎沒

世之名苟位至九卿則可幾幸得之也漢制太常光祿勳衞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爲九卿位

高則易於樹立祿裕則易於爲善是名與勢相因下文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明勢即富貴之謂音義

幾音機下同司馬云幾數也按檀弓其庶幾乎孔疏云幾冀也晉世家毋幾爲君索隱云幾謂望也朱駿聲以

爲皆覬之假君子德名爲幾者德名對勢名而言藉勢位以傳者爲勢名由德行而成者爲德名君子所志在

此不在彼也梁齊趙楚之君漢書引作梁齊楚趙惡乎成名漢書引作惡乎成其名司馬云言四王者非無勢

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按此破勢名之說言無德而以勢雖爲侯王猶不能成名何有於卿也谷口鄭子眞

者地理志谷口屬左馮翊注云九嵕山在西有天齊公五牀山僊人五帝祠四所莽曰谷喙按今陝西漢中府

襃成縣地華陽國志漢中士女讚自注云鄭子眞襃中人也玄靜守道履至德之行乃其人也教曰忠孝愛敬

天下之至行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成帝元舅大將軍王鳳備禮聘之不應家谷口號谷口子眞亡漢中與

立祠。漢書顏注引三輔決錄云：子眞名樸。按高士傳云鄭樸字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屈，漢書作詘。按寡見詘人而從道，又詘道而從人，五百或問聖人有詘乎？以下屈皆作詘，此亦當依漢書。顏延年侍游蒜山詩李注引亦作詘。又劉孝標辯命論注引作不詘其節。而耕乎，漢書引無而字。乎作于。名振于京師，振，漢書作震。司馬云：李宋吳本震作振，治平本作震。秦校云：震當作振，音義可證。此震字依溫公集注所改，非其舊。今據正。御覽八百二十二引亦作振。侍游蒜山詩注、又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引皆作震，蓋依漢書改之。豈其卿。豈其卿者，此證德名之說，謂子眞之得名，何嘗以卿？非如俞說爲對卿可幾而言也。注"勢親"至"名也"。按李訓勢爲親，又以名卿爲親執政者，又云與之合勢，三句義不一貫，當有脫誤矣。云幾近也者，言何不附勢於有名之卿，可以近名也。乃用李義而整齊其詞。俞云二注大略相同，以下文求之，則似皆失其義，且失其讀矣。此當以盡勢諸爲句。古勢力字止作執，稱藝字亦止作執，蓋本一字耳。盡勢諸，卽盡藝諸。藝諸，納樹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正與此言盍藝諸同意。名卿可幾也五字爲句。名可幾是一事，卿可幾又是一事。下文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是對名可幾而言；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

名振於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是對卿可幾而言按愈讀書勢諸三字爲句甚是而顯勢爲蘇殊不必然至云名

可幾是一事卿可幾又是一事下文兩節是分承此二義而言尤悖楊旨漢書引蓋執諸名卿可幾孟康注云

言何不因名卿之勢以求名顯注云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竝與弘範語大同

小異惟事昭注云言有勢之名卿庶幾可不朽義最近之特語未晰耳　注積德然後近名按世德堂本無

此注漢書事昭注云惟有德者可以有名即弘範義所本顯云自著其德則有名也則又用弘範語積著義同

注四國漢時諸侯王按世德堂本亦無此注漢書諸侯王表云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

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

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荊吳[illegible]注荊與同是一國

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漢之陽瓦九嶷爲長沙按此爲漢初之制文景以降代有變遷梁分爲五

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楚廢而復建自元封元年齊王閎薨無後不復置齊國故子雲之時諸侯王國有梁趙楚

而無齊惟城陽菑川高密膠東四國存皆故齊地吳云梁孝王武齊懷王閎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囂非不信

且貴也成不修德而何有成名按梁齊趙楚之君猶泛言諸侯王舉四國以統其餘耳非指孝王等四君而言

或問人曰艱知也〔注〕艱難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難任人莊周亦云厚貌深情

曰焉難〔注〕未諭其難所以

又問曰太山之與蟻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注〕形彰於外視之易見

大聖之與大佞難也〔注〕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明

烏呼能別似者爲無難

艱知也世德棠本作難知也太山之與蟻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者音義蟻垤上魚綺切下徒結切說文蟻蚍蜉也爾雅釋蟲云蚍蜉大蟻小者蟻詩東山毛傳云垤蟻冢也方言云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封垤中齊語也又云蚍蜉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垤說文潦雨水也詩采蘋於彼行潦毛傳云行潦流潦也孔疏云行者道也然則行潦道路之上流行之水孟子云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司馬云言才德之大小者明者易知是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者說文佞巧讇高材也孟子云孔子曰惡佞恐其亂義也趙注云佞人詐飾似有義

者按此文亦爲王莽而發能別似者爲無難音義能別似者彼列切俗本作能參以似非是按世德堂本依集
注作能參以似司馬云李本作能別似今從宋吳本見玉參以現見現參以玉則眞僞易知矣榮謂現之亂玉
正由見玉者不能辨其爲玉見現者不能辨其爲現故或以玉爲現或以現爲玉若已知其爲玉爲現矣則眞
僞既判何用參爲吾子云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
矣能別似即精之之謂精則能辨能辨則物不能遁其情矣而難知似者爲易知也 注艱難也按世德堂本無此
注 注堯舜之聖而難任人按堯典惇德允元而難任人僞傳云任佞難拒也釋文而難乃旦反本書淵騫昔
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彼音義亦云難之乃旦切弘範此注引以證艱知之義則讀難如字今按皋陶謨皋
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說者皆讀此難如字與堯典難任人異義而法言
云昔在任人帝曰難之明以堯典之難任人與皋陶謨之帝其難之同爲一事下文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即任
人難知之謂是子雲固讀難任人之難如字也蓋不易謂之難知其難而愼之亦謂之難詩桑扈孔疏云難者
戒懼之辭然則難任人猶云戒懼於佞人不必讀乃旦反也 注莊周亦云厚貌深情按列御寇篇引孔子曰

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是亦謂人難知之語故引以爲證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注〕愆過也否不也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注〕論天地人經是德也不爲過愆可采取也愆〔注〕欲問其義語君子不出諸口此問已見前篇此重出之者彼文猶云取其少欲自持是必不得已而節取之此則辭益嚴峻直謂無可取也言天地人而經者易春秋也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春秋繁露王道通三云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畫者天地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人之中以爲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是漢書眭弘等傳贊云以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是也莊周蔽於天而不知人鄒衍無知於天地之閒故其言天地人皆繆於經義是愆非德執此以繩則二子之無可取自見非謂二子之言天地人有經有否也愆語君子不出諸口者愆語謂不經之言前文云言不經非言也則愆語君子不出諸口之義　注愆過也按說文愆過也從心衍聲或體𡇍從寒省聲籀文𧩁從言侃聲

注論天至取也按此亦弘範不欲子雲於莊周之有所
書義故特曲解楊語以阿其所好而不復顧文義之不
合也　注欲問其義按世德堂本問作聞僉云李於懟
下出注曰欲聞其義是懟一字爲句或人問辭也吳讀
同然義實未安懟字當合下語字爲句懟語過懟之言
也過懟之言君子不出諸口咸曰恥爲言之也正得其義
或宋固以懟語連歟乎按俞說是也司馬云鄒莊涅
誕之語君子所不道也則溫公固已作如是解矣

疏八終